



八六

莊子翼

服部文庫
117
340
1



117
340
1

莊子翼敘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真之意而
關尹子楊朱列御寇亢倉楚莊周皆其徒
也諸子唯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
疑後人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
作列傳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
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慈女呪誦士偶之
類明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為
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

莊子翼

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偽者乃內篇斷
斷乎非蒙莊不能任也然則老氏門人之
書傳於世者獨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
于卷復取莊子義疏讀之采其合者爲此
編亦名之曰莊子翼夫老之有莊猶孔之
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
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願諸
諱然沸不少置豈曰孔孟之言詳於有而
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

非不言無也無卽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
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
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
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
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
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
云々者孔孟旣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
則何爲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
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為有無
轉上下為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
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
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閱學者之離其性也
而為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曉然
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皆

萬曆戊子人日集坡弱侯書



莊子翼叙
余嘗博遊鄢郢吳越諸名勝遇方外
士輒譚黃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
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
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塊然無得久
之乃深味其旨弘博縱恣奇詭變化
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于
道者吾憶蒙莊胷次則誠陋群品而

遊獨化外死生無終始所謂與天地
並神明往豈虛語哉故至今讀其書
輒形神飛動襟度灑然而有忘形塵
垢之外者是以魏晉間諸名流雅尚
清言恣情曠達咸自此出而仙家者
流語道業必宗之即古今以儒術鳴
者往又探其旨趣未嘗以為異也豈
非有資于世教者哉故子輿氏力排

異端為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
輿之右漆園猶大成之尊柱下其不
與吾道異也奚疑嗟夫後之解莊子
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
其要本茲又寓言之寓言哉余每撫
卷惜之乃今焦弱侯徧取往疏誦述
錄其與莊合者為莊子翼庶幾後之
讀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並刻而為

六叙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與本志' and '其與本志'.

莊子翼目錄

采撫書目

讀莊子 七則

內篇 七篇

外篇 十五篇

雜篇 十一篇

莊子闕誤 一卷

史記莊子列傳

阮嗣宗莊論

王介甫莊子論 二首

蘇子瞻莊子祠堂記

潘舍人贈別

王元澤雜說 二十九則

李元卓莊子九論

內篇

外篇

雜著

莊子翼采

莊子翼采摭書目

郭子玄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王元澤註

劉槩註

吳儔註

郭子玄字叔美，京兆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呂吉甫字晦叔，長安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林疑獨字子固，福州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陳詳道字道微，長安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陳碧虛字德微，長安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王元澤字文舉，長安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劉槩字元振，長安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吳儔字元振，長安人。元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

註外雜篇繼雋後
崇觀間人

趙以夫註

虛齋註內篇

林希逸口義

翰林學士景定辛酉著

李士表論

元卓著莊列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

范無隱講語

伯秀古杭道士輯南華義海纂微以已

褚氏管見

意附之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槩註外篇矣道

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著

不同故並列之與茲采其合者著於編

莊子循本

仍以新傳別之

廬陵羅勉道著

劉須溪點校莊子

辰翁

荆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著門人徐常吉士彰刻

南華副墨

廣陵陸西星長庚著

莊子通義

昆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註

四維蒲州人

莊義要刪

郡守方楊思善學使方沆子及刪褚氏

義海成之附以已意以上二十二家係

支道林註

肇論

向秀註

崔譔註

李頤註

張湛註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晉光祿勳註列子

善學列子於千文編解

梁簡文帝

張機

司馬彪

梁曠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通註 宋杭州上舍生註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焦氏筆乘 余竑舊所割記間及莊子者悉附入以就正四方有道之士以上十六家係集解中所引並他書采入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賈善翊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本一卷 以上十一家並章句音義

讀莊子 七則見筆乘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弃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為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弃焉使入知也者立象先趨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為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_レ必絕而弃之也

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反有一說幾
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
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觀無者斯足以
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
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
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
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

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
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
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夫莊子曰水
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
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
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
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
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

莊子集 凡例 十

此其糟臆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為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為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為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為方者歟釋氏之論謝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為謝恩則皈依讚嘆者為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為皈依讚嘆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即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

規以時月ヲ覆ス之ヲ不レ幾カ于レ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已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

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一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一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邪太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安窳奇說如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是子胥之篇凡諸

巧雜十分有三漢書秩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
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譎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
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並同參以此說子
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
眉目之好夫則者不自爲假文履夫齊物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
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

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遐此言神之無能名
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
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滄
雄漂滄不及篔簹篔簹乃入于寥天一在宥焉知曾
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
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較也其不同者往
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
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
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
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
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
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劔戟不能難也故連
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
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亾又曰我之所以為
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
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

使

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
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亾亾于不亾又曰夫
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徭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
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
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究之路
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
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
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
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莫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

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蠶黃著面不可射也蟻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

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凶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譙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太氏語意精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
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真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
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
如天一而面雲也齊諧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
書各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颺野馬天
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
埃氣翕鬱似塵埃揚也

郭註

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
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

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鵬之化
鵬非冥海不足以連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
此豈好奇哉直以太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
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
里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塵
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
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
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
遠近起足以
自騰而逝也

呂註

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爲
克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
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
故未嘗以所居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
爲高哉

口義

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
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世

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鯉鵬亦寓言鳥之
 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
 海瀕悍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太風其水
 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太風而後可
 以南徙也齊語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
 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
 舉必半年乃歇也野馬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
 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
 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
 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
 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
 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管見 當化者不得化當飛者不得飛皆天機所
 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
 之義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
 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
 而為此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
 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呿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

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
 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
 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樂只趨有為之域以至事
 物膠葛患累糾纏蕭然疲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
 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
 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于冥魚未形以前求之
副墨 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吹二息字同義謂氣
 息也人以呼吸為息造物以四時為息去以六
 月息者六月大風方發鵬因之徙而南也生物即造
 物但換得字新生物以息相吹即老子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意諸注以六月為半年以
 息為止息只為不曾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方覆杯水於坳
 於交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區

之不亦悲乎

崔云堂道謂之物支通天謂有物形也
也膠著地也蜩司馬云蟬鷓鴣小鳥也

决疾貌翬突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也
果飽貌朝菌木芝天陰生糞上見則死楊用修云朝菌古本作雞菌今源中名菌曰雞變是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成夏生秋成彭祖姓篋名鏗堯封於彭城至商

郭註

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

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志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决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閣不遠故耳三食三旬所適亦遠則聚糧亦多故其翼亦大則積氣亦厚也二蟲謂蜩蟪蛄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大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

此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毀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美大故奪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美欲所及則美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太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太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效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

新傳 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知蟪蛄冥冥不知太椿殤子不知彭祖然由其無小無大不死不生之理而視之則均

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承

循本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爲蟬形青者爲蜩蟬音紹料或蜩蟬或水蟲或蜻蟻所化爲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爲鳩郭璞註月令云鳴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爲鶻鶻音骨舟月令仲春鶻化爲鳩王制仲秋鳩化爲鶻左傳爽鳩氏杜註鶻也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鶻二蟲能化而小故以與鶻鶻相形菌地草也大日中道小日菌菌生以朝註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通志畧云寒蟬止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日聯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冥靈龜也蟪蛄謂之四冥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冥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龜千歲又二十寸一十寸五百歲之數也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折椿字爲二個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一十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棘湯時賢人按列子作嚴湯問夏革葉棘聲相近窮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猶然笑貌一云猶以爲笑也數上猶上也列子鄭人名郭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何言一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

莊子

卷之二

六

觀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樂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幾數者足於身故問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冷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向彼

我者之道造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造焉耳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乘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備不足以致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細我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

支道林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窮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與遊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適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適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獲饒者一飽渴者一盃豈忘烝嘗于操糧絕

性解題

卷之二

七

興矜也

須溪寓言之意託之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之其人者也未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為道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逍遙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為逍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冷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乎萬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南無晦明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皆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託於彼也至人無己已且無矣何功

與名之有鵬鵬之圖南斥鴳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夫鵬鵬斥鴳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耳然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各冥其極均為逍遙累乎其體均為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耳

擊乘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寂絕無寄故曰無己神人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必道神化蕩蕩而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日出矣而燭燭火不怠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焦鶴焦遠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

許由、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於箕山，爨炬火也。鷦鷯，小鳥也。偃鼠，鼯鼠也。說文：鼯鼠

偃鼠

郭註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其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洗滌若一，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谷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

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道遙一也。

呂註

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實吾肯為之，我其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技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

宗

王曰論

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家。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

性

卷之二

七

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于箕山
不為不足以由餘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
人之所為燭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
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
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
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
擇乎

管見 堯以燭灌此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
由以鶴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德位富貴者哉
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乃理有由然蓋
聖人不可以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
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
拱巖廊之尊使堯翛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
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
息解蠶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
一瓢猶以為累也終以尺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
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其道造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信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
瞽者無以與同預下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信也猶
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殤殤萬物以為一世

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木浸稔啓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
 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貌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接輿楚人姓陸名通
 淳約柔弱貌時女擊
乘云時是也女即汝字謂智有聾盲即汝之在而不
 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之為人所以求其甚謬弊弊經
 營貌積至也資貨也章甫冠也四子
 司馬李並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
 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

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歷
 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者之
 不屬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
 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
 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
 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窈
 理極妙者雖靜默聞掌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
 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若無物而不順則
 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
 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
 神凝則不疑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
 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智之
 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
 為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
 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
 不可旁禱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
 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
 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

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
 言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
 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歟生無變於已况湯熱
 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
 而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
 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
 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夫堯之無用天
 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
 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宵然
 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
 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_二於堯耳
 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
 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
 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
 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
 而不夷乎俗者斯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言
 至極而遊_中
 無窮哉

范無隱

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之至
 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
 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管見

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汗也得約若處
 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
 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
 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
 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轉萬物之自
 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其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
 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秕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
 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
 尊之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秕糠
 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

循本

大有徑庭徑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徑與庭相
 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

選庭之大遠不
比尋常選庭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
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天矣宋人有善為不
均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
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
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
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
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法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生星乎身而伏以候敖邀者東西
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關死於網罟今夫犛離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天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

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相實五石司馬云寬中容

五石瓠落猶廓落也嗚然虛大貌絮細者謂之統樽如酒器縛之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思也候教謂

何教翔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絕無用之地也

郭註其葉能令手不拘埃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均用得其所以則

物皆道也

呂註世并游統不過救金之謂也善用之非持同吾

身而上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

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

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

為用用之大狸狴跳梁成於網罟不能無為而以知

巧殺身之譬也蓋牛至大不能執鼠道造無為全其

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

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之為物莫知

其測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道造其側寢

而無用者矣所困苦而子患之乎

陳詳道 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手

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

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

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

善浮實之于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自舉剖以

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慮以為樽浮之

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為用

易大者為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于

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夫
于此得性，小而有用，不免于禍。藥牛大而無用，物莫
之害，是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木樗無用矣，又
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徬徨逍遙，而為樹者
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于利害之塗，而措擊于世俗
者，豈可同日語哉。

循本

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
段言鵲鵬鳩斤鷦之化，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遙
高下第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遙
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
可以逍遙。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鵲鳩
斤鷦于鵲鵬，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木
道。然亦有自視若鵲鳩斤鷦者焉，故于篇終號曰
人雖如呼然，難舉之，勃擁腫卷曲之，構苟能因其質
用之，隨事而化，豈
失其為逍遙遊哉。

筆乘

曰夫子固拙於用天矣，日則所用之異也，蓋人
性本一用之不同，用之巧則消搖矣，用之拙則

拘繫矣。孔子所言，性相近，習相遠，即此意也。無何有

之，如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着處就，用為結

管見總論

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

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

懷，水炭交作，舍彼復此，無休歇期，儻非燭理，洞明道

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至道之要

先須以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九。易云：樂天知

命，顏氏筆歌，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

而声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

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矣。北溟之鯨化而為

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幸者見聞，徠隨趨向，細

微罔知，性海之淵，才供與命殊，而淪失遂至此。太物

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

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下官行比，下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

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

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至，所謂至神聖

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意所以訂成前義啓庶幾之風警醒後人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天務操存泮泮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有妙理難以臆度必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李者勉之是篇首論龍鵬嫺鳩羽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究理之談末李大執以虛中自全太樛以深根自固喻及性以至於命至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哉

齊物論第二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物莫不皆然然其是非雖異而彼我
均也荆川通篇論本無
是非是非皆人所作

南郭子綦

其隱

去声

几而坐

仰天而嚙

嗒

焉似喪

下同

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木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嘯而獨不聞之琴瑟乎山林之畏佳律聲雀去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稍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諠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天音者咬者前者

唱乎而隨者唱喁，愚冷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隱憑也，嗑息也，啞焉解體，貌偶匹也。云身也，詭邪，身與神為耦，太塊，天也，畏崔山鳥，貌梳，樽，樽也，突，深也，咬。

哀切聲

郭註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然解體若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高

也籟簫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異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太塊為名琴瑟長風之聲畏佳太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畧舉衆竅之所似激謫以下畧舉衆竅之殊聲于畧云者言聲之官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解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刁刁動搖猶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不能為生然則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自然已而然則謂之天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後物使從已也夫

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不天誰主役物與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蓋重明天籟也

呂註 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灰槁木不足與也于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于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在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此竹之為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為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後其心形之時和眾竅為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灰之之時和日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感汝之所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疑獨 風出於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入之所聞亦異

此於萬物稟受亦然眾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新傳 耦匹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非昔之隱几者楚志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眾竅所以不同也眾竅不同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為風之所鳴而物為化之所役所遇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具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循本 齊物論風之形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能鼻口即三者似入之形梳則相累積有空缺則圓而中空曰則中容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生跡曰注水流空下之所曰汴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

也以下言其聲激如水激聲請如箭去吉 濠如號哭
 聲矣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唱于于
 等通韓非曰竿為五聲之長故曰管千隅者公穀如
 魚口之唵隅也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調調
 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今俗呼風小
 為調上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刁刁言刁刁然可發耳
 須溪 喪耦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論從何處起便
 是相競無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
 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
 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塊
 比達者之言畏從山日喂佳從山日崔山林之隈僻
 角尖處風所不至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
 風所過則象竅並作如噓虛噓通若謂濟為止則厲
 風何所屬邪說了許多竅穴更著調調刁刁則林梢
 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非小底風大
 是太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
 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
 誰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副墨 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
 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舉三籟言之而歸極
 于天籟籟蕭管也其聲有高下正暗喻物論之不齊
 者此人之所為故曰入籟地籟則木之衆竅天籟則
 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幸而特不得其
 朕者也木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兩孔而似口
 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
 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以
 汚者數句描畫竅穴如見又言竅穴之聲激者夏而
 聲止請者去而聲疾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
 叩者高而聲揚謔者下而聲濁穴者深而聲留咬者
 尖而聲續干輕唱也喞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障也
 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聲萬有不同而
 怒而號者誰邪分明是有真幸主張之者而特不得
 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間間小知間間太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鬼
 交其覺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闔縵者嘗教者
 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
 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
 其日消也其弱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
 如緘以言其老漁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
 樂慮歎變熱聶媿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
 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

媿

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
 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
 為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其臣妾不足以相洽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
 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
 形不匹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榮涅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
 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間間廣博貌間間有別也炎炎美盛貌詹詹

刃一作刀

問

之異形乎問間變山而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
怒號于鳴之異乎乎染之出虛蔡之成菌求其所萌
而不可得不一乃似風濤竅虛調七刀亦而不知所歸
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為我者安在形安有不知橋木
心安有不知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
唯嗒然喪我以心辨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由以生
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
其形則不得其所為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
嘗有在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為使者不可得則有
真君存焉不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為求得其情而
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
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新傳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寤皆有
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孰若無一後於化則有
形而使之不能後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須溪 言其向者溺意之所為之不可使復為之也
流

在滿乍澗也但言澗則無先來易滿意尋常說喜於
哀樂他又從哀怒狀出慮變憂七熱中也從喜樂
狀出姚佚啓態精神榮越也喜樂如樂之應於空
中無限暢達其鬱然者如陰氣之結為菌草爾皆自
然也

循本 喜怒哀樂慮變憂姚佚啓態此以七情又翻
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云莫不
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句法與此同

管見 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嗟既往變則輕躁而有
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言人之狗物忘已者一体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
焦火凝冰是以形化
心俱消而近死也

副墨 此下摹寫人心變態與上風木形声同音大知
間七即孟子知者行其所無事也若間七者立

莊子集 卷之二 二十一

溺一作涓疑
當作消是

機

可睡分人我則但小人不知耳矣七精光上燭也詹
露險人也密者鏘銖必較細人也喘七心事不寧縵
縵散縵自失餘人也司是非者去訟之輩意在中人
尋其肯綮若械柄刃人也守勝者固執已見如留
詛盟誓不敢動拘人也小知之人心開如此天真日
消七之及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殺如秋冬以
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弱與其較相對此等機心愈老
愈深故曰老血厭如大率厭然之厭織即閉藏也夫
人心不灰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外之心可
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已倫言小知之心事以下
又以十字一字模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寬
不自由如樂之出虛作止如蒸之成菌倏生倏
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即所謂吹方不同
怒者其誰也已乎已乎早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已
字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
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他

竅

百

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雨於終不成響如此論
造化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作一句讀必欲求得其
朕除是真宰有形今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
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
得也然真宰雖有情而無形須於有形上體認故本
百骸九竅六藏言其有私焉其有真君存焉一焉
字與三乎字皆問詞反覆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求得其情即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即真君
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憫之則
耳聖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

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何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矣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即芒芒昧也一云然扁同知代言不用他人代我知者為師也
云代謝也吹即籟也鷲鳥子欲出者也樞要也
郭註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于知未有不周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

莊子

齊物論

二十四

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矣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為有言邪然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則據此已有言言與言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道當見於小成而掩於太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

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我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安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亦是我也彼亦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天無方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

無是非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非是無窮故
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
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
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呂註 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
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
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
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矣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謂
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
是非之正若得智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
果無定体無定体則無非彼無非是矣無定体而世
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而方死者以死為
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生自何
來其方死也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体則方生乃所
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
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体未嘗有異

造

也因是因非因非因
是更相為用而已

循本

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
心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為

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未
嘗有言邪鵲鳥初出卵者人聞禽言如鵲則報喜鴉

則報凶鸛鳴知雨布穀催耕可听之為準鵲
音未定則不可為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

須溪

言非吹也言非如風之無精也其必有謂矣而
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為是彼以為非物論方自

此始然自達者觀之此其在天地
間何異擊音之在耳而足存乎

荆川

吹出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非吹也明
者大智慧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

有彼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因也因有彼
則蔽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二字看
自明彼是涉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昭即明
照知字天者無是非之謂明乎無是非而後是

鵲

非可

管見

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惟心惟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入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續離火也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况麗物而為惡乎開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入攝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

筆乘

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即與死對死即與生對左可即有不可方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相為匹偶此人也

關續

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世之所是因而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彼之是非即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此皆偶之其求之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奇而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行乎是非無窮之塗而其無是無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
舉筵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恢詭快怪道通為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
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謂朝三曰追公賦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狙

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大悅大悅厭備垂怪異也狙公養後狙者也
半橡子也朝三暮四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
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
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
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
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
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非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
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
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至紛然
紛然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視
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
也故浩然太尊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非也
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

莊子

卷之二

二十八

不成物無不然各失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其橫而
盤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
哉故率縱橫好醜悽悽悽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
可則形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夫物或
此以為為散而彼以為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數
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一方故
忽然而自忘而寄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
也發也也至理尽于自得也走者因而而不作故曰因
是然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
故謂之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
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
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
自均而止兩行者
任天下之是非也

呂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食小大之辨不出于
色驚良之辨不關於同類是為非馬之辨馬雖有毛
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商于同類然後足以

通

定天下之真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
並生而同體也万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
而同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
無為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則
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來其為之者卒不可得
則知其本無有矣此物之所以齊也胡為難合於其
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
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万物無成與毀復
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万物之自
用寄物則通上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
神明而為之乃

趙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
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有形
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
以无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万物之生皆
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万物之外可也不可
然不然縱橫美惡悽悽悽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

莊子

齊物

二十一

龍

無是無非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為道也則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而徒欲以形去智為坐忘非勞而何

王章

公孫九子有白馬指物一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蓋據此立論辨者至以馬為博塞之策何其

儒

筆乘

天地之大不異一措万物之多不異一馬况人非尺牘而其天全矣然聖人元是非而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然而然之是我無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以蓋無物不知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廷與極反屬與西施反與成反成與毀反極之快惰情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覺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

礙

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只是因之一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為義但觀狙公賦芋不自增減而因衆狙之喜怒為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之天鈞不以跡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鈔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

莊子翼

卷之一

三十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古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空杖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辯也綸琴瑟弦也滑亂也

于

顯
置作虛

郭註 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于宇宙內不竟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盡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盡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箴者欲以彰聲也壺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玩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欲使眾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則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置此以耀彼不捨

莊子

齊物論

卷下

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
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我夫聖人
無我者也故滑疑之權則圖而域之來施備怪則通
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察人不失其所是則已
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同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
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
用雖万殊
歷然自明

呂註

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无非道則道外無物
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
能即物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
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
未足善于道猶未也至于是非之彰道所以證道
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
果且有先成虧乎哉耶氏之鼓琴師曠之技策惠子
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
充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

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

趙註

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
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言謂所
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于彼彼于不足明而明之
雖辯豈白同異之辯終于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
知無絃之琴終于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
之不成亦可謂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
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口義

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
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
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
有好惡喜怒便是有是非未起之念未起之時但
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一念過依然無
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
受用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
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毫毛至秋而粟
細以數小也
郭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
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
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夫
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
至于無遺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
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
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歟生也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二而自齊斯又忘其一
也亦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是非好
惡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始有無之孰有

莊子

三十三

遣

孰無此都其知也爾乃然始也無耳無則天
 地萬物彼我非非然確知也我已言謂者謂無是
 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
 繼芥於胃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
 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
 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
 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
 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
 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
 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太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
 貴天池而樂願已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
 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
 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
 或不能自明其二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
 之一即是言矣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
 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二有二不謂之
 三乎夫以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技流凡物殊
 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

自一也因是者各止
 于所能乃晁是也

呂註

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者是非以至於未始有
 物者以不知彼我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遂此
 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
 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自也遺
 之而所遺者不去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遺也既無所自又
 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
 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心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
 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
 則其悟在恍惚之間昭然自合故曰能而有無矣未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
 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
 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
 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蕩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
 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休哉有我則有
 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

也。為一。筆乘。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也。不窮。為是為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入之。是非以為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為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眡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義。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

昭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太仁不仁。太廉不廉。太勇不伎。道則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罔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

乎日者乎

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伎害也一云
健也園圓也宗膾胥教三因各宗一膾二

胥教

郭註

道未始有封莫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
是非無定主也為是而有畛者道無封故萬物
得悉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
事事有宜也分辯者羣分而類別也並逐曰競對辯
曰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
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
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享其所
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論其內則論其成亦疑乎至當
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亦疑乎至當
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
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
見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
付之自稱無所論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

也
昭

變而自存也不曠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
所容其兼盈不伎者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
地道也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端而不
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愛常愛
則不周也廉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
也勇伎不成者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奈足之
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
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猶以圓方以魚美
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孝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
尚之累夫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
內而至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浩然都任之也不
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
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然無亦也葆光
者任其自明故其光不蔽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
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
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
陋也則蓬艾乃二十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
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

莊子

齊物論

三十六

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其艾之類而伐之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宗瞻吾教無伐之自若皆得其性則彼無不從而我無不隨也

趙註 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若人若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也不知其所以由來則併其知而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

循本 大廉不費兼音傑口銜物也為心有所銜之義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補註 莊子所謂物論蓋指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其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殊塗百慮不可究詰譬則山林之遇風而聲則殊股肱之異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不同使其自也而非物論之能自為異向也任其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于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

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曾中大有所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筆乘 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于封與常哉為其立謂之嗚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辯辯而不議則超然

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嗚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辯不議為無嗚也即其有時而論而辯亦不得謂之嗚也聖人心中無分別分即謂之不分辯即謂之不辯所以者聖人以不見為辯衆人以相示為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仁不廉不枝歷引古語以證之五者至德渾成各相不立此所謂同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伎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即嗚也意世知不知之為至不知知而不知為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即無色即空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附乎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女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歾秋然乎哉木處
 則惴慄恟懼後狻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
 麋鹿食薦螂且且疽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狝
 狝狝狝狝狝且以為雌麋與鹿交鱣與魚游毛嬙麗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美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
 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
 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太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歿生無
 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螂且且螺公也且一作蛆帶
 頭其雄喜與雌猿為蛇狝狝狝狝似猿狗
 牝牡互凍也涸也

莊子

卷之一

三十八

郭註

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不知即為有知矣
 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嘗試言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

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何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鱗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雉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獼猴鹿鱗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非同者而莊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榮然殺亂言利干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辨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蓋缺未能妙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莫始非我故蕩然無量介于宵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外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呂註 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所以知則道之為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為正處口知芻豢為正味目知好色為正色正如鱗猿之所安如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為偶者如彼是各以

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自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榮然殺亂吾安能知其辨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疑獨 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榮然殺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辨乃所以辨也

管見 物之所同是諸解未明竊意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皆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辨極而忿爭起以至前臆楚越父子路人若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未詳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蓋缺反求其所以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天大通之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

莊子 齊物論 三十九

會繼以成其體之與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不知者豈真不知哉

循本

廉鹿食薦薦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鸚鵡足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奚聽之奚旁夫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滑昏昏以

謀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惑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夫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圍哉

丘也與女

汝下皆夢也

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其名爲弔

的

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且暮遇之也

長相封人名在孟浪向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聽笑疑惑也崔云小明不

木了也時夜司夜雞也鷄大如班鳩綠色肉甚美滑

活未定之謂筮一作匡匡林安林也竊竊猶察察也

弔至詭

異也

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

郭註

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

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

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

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非

也天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合非

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矣雖復黃帝猶

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矣至竟故聖人當於應者之

外漠然舍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心而不遊言適道無

路而不推明也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

道之行斯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堯而求鵠

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死

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

之若正聽妄言復爲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爲

晝夜苟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爲一體按字實之譬也

以有所感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

是於一方矣故爲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

之自爾也昭然無波際之謂後彼馳騁于是非之境

也愚菴菴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

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彼彼然勞形怵心

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爲

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樛億載于殊萬

絲

莊子

卷之二

四十一

生一也而獨說生與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
 而失其故躬各為弱喪弱喪者遂安其所而在而不
 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故之非夫還
 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死之內情變苦
 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變惡能相知矣
 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
 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
 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
 以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
 哉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
 寤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
 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
 其懸解且暮遇之者言能然然
 無係而女同生或著至希也

呂註 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
 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

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瞿鵲子嘗謂夫子言之以
 為孟浪而已則以為妙道然一者皆非夫道非言默
 所載故時夜生於卯而卯非時夜鵲矣得於彈而彈
 非鵲矣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
 者自以為為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為皆瞿鵲之徒
 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
 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而
 與之合其明則可矣矣知宇宙之所以為宇宙而其
 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為其胸合此所以為妙道之行
 非特聞之而已也滑滑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
 眾人役後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范而不散雖
 萬世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
 蘊我體倫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
 純則殤子可以壽于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
 秋毫可以大乎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
 不悔其向之輒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碧虛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暮合萬變為
 混成也至人以生死為大夢超生以為太覺眾

人以魂交為夢形歸為覺顛倒詭異惑于生死是故
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弔趣死之詭異夫死生之
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之遇
大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新傳 旁日月者晝夜也扶室者齊遠近也衆人
不物物而與物

為一故曰愚范

須溪 謙至下者也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是以謙為
尊也謙尊則無下無下則無辱老子云寵為下

即此意君乎牧乎即夢為人若夢為人僕者謂舉世
盡夢左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哉到此漸說人夢境

既入夢境更
問甚是非

筆乘 奚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七日弱喪
失也早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

旦夕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
而一聖猶也語意亦如此

比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
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久俱不能
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

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
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他聲之相待若
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萬行去聲所以窮年
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黜闇不明貌倪分也際也班固
日天研曼衍無極也竟

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
如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
故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者未足信是
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
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
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休乎天
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待彼不足足以正此則天
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

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為
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
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
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則死生忘義故
彌貴是非是非成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
無極故寄之者
不得有窮也

呂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非若是我非
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
其離闇誰與止之必正于人而人者非同乎已則
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
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
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
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
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

之矣計也我則和之也以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
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
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
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
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
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謨在此
觀文意

疑

疑獨

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
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
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
者之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
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
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
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
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
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不相待也

管見

於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
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
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
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
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

詳道

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則物我不敵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
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
可不可為一貫死生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忘者
豈以為有物邪
特寓之而已

副墨

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知其解因此
又作下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
知也而何須待彼也抑彼即大聖也大聖知是不知
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者也天倪是與不是
然與不然我然無迹雖其聲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
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收

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神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

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

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此之謂物化周兩景之景也崔本作周浪無特

栩栩喜貌蘧蘧有形貌崔作

據援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也

郭註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

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

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

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

而獨化故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

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

不足以及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

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

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

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

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惡

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未內外環然無迹若

乃責此近因念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

生矣何羨哉得有哉自喻適志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

覺則遠遠然罔兩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

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罔兩也而各適一時之

機

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變為周矣世有綫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綫寐之夢者也覺夢之分無異於外生之轉今所以自喻適者由其分定非由無死也夫時不暫轉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輩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患未聞物化之謂也

呂註 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者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蚘而行蚘之待翼而飛也愚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蚘蚘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胡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濠

口義 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

須溪 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歿齊盡矣他人于此必在齊上收煞却冷轉一語翻盡從前語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為尚生分別知者以為為人牛俱失之機也正言若反

副墨 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胡蝶彼為覺後之莊周以一人分夢覺曩為夢中之胡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曩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物而後能不物於物

管見總論

首設管子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
 及故於其間有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入心契而
 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
 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
 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天籟地籟之所由作則
 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象籟此竹篴
 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耳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
 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成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
 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
 齊齊之恢愴橘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
 夫狙公賦芋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
 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望于齊哉至於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
 言為一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
 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本覺而知大要參萬歲而一
 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

礙

橘

癸

礙

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
 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
 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
 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
 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筆乘

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多少
 均中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古今三
 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
 礙者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
 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
 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
 所分別矣江適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
 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
 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且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
 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
 乃至此况死生為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滯
 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法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

